

Q: 是什麼使你繼高級成衣之後, 又將“無用”搬上了高級定制的伸展台? 這是當時申請參加巴黎時裝週時就決定的嗎?

A: 07年2月無用在巴黎的第一場秀之後, 就聽到一些專業人士說無用的藝術性特質更適於在高級服裝周而不是成衣週做發佈。後來, 在巴黎時裝公會主席哥巴赫先生的建議與支持下, 便開始申請加入高級服裝週, 結果非常順利, 無用得到了全體評審委員會的一致通過, 這一切對於我皆為順其自然。

Q: 籌備這個高級定制系列用了多少時間? 前後分別有哪些工序?

A: 無用於巴黎的第2次秀前期有大約五個月的構思期, 制做與創作大約用時七、八個月。

Q: 這是你第一次設計高級定制服嗎? 就你的親身經歷而言, 你認為高級定制和高級成衣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A: 每次創作對於我都是第一次, 在我對高級的理解中, 高級服裝更加注重觀念的表達, 而成衣需要具體的訂單來延續商業的運作。

Q: 這個系列你在國內做到什麼程度? 哪些工作是帶到巴黎去完成的?

A: 服裝及配件的設計與製作均在國內完成, 演員們的舞蹈排練及音樂合成是在國外完成的。

Q: 你如何為這個系列挑選模特? 為什麼選擇的都是普通人? 你的標準是什麼?

A: 這次秀的演員大部分為專業的現代舞演員及少部分的太極瑜伽修習者, 我選擇他們是因為他們會很真實地去對待他們的身體, 他們的專業修養令他們非常享受整個排練到演出的過程, 他們全然投入到這種狀態中。

Q: 發佈會場地選在哪裡? 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

A: 發佈會在位於巴黎市中心的小皇宮舉辦。有人在秀後告訴我這個地方相當於北京的紫禁城。對於我當初選擇這裡, 一是它是一個文化與藝術氣息濃厚而使人樂於留戀的公眾場地; 二是交通便利, 很容易讓人前往, 這便符合了我希望與眾人分享而不是僅僅只針對少數特定觀眾的想法。

Q: 新系列的主題是“奢侈的清貧”, 你如何把清貧的意識融入到世界上造價最高的服裝中去? 具體用了哪些手段來表現呢?

A: 清貧思想根植於我的靈魂深處, 我只需真實呈現心中理想便自會融入貫注於創作之中。我一直認為致簡的樸素之作最為奢侈。

Q: 你的設計看起來相當樸素。請問能夠反映高級定制的工藝體現在哪裡？

A: 不賣弄製作工藝，不賣弄設計，不追求突出的視覺衝擊力，不自我表現，更注重創作以樸素的真情實感來實現對全人類有益的觀念之表達，全環保的用心之作，以上均是我對“高級”之理解。

Q: 同樣的，模特看起來都是素面朝天。他們化妝和做髮型了嗎？你希望為他們塑造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形象呢？

A: 演員們完全沒有化妝，只做了簡單的髮型。我並非為他們塑造任何形象，我只是令他們的真我最自然地呈現而不做任何掩飾。我喜歡他們真實的樣子，化妝品對他們是多餘的。

Q: 可以解釋一下整場發佈會的佈置和創意嗎？你讓模特如何行進？為什麼讓他們作出類似舞蹈的動作，以及躺倒在地呢？

A: 發佈會呈現了生命的整個循環，你既可以從生活中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衣服的來源去理解（種子、耕種、果實、紡紗、織布、染色、成為衣服）；也可以從生命萬物皆源自于土地，形成了自然界與人類的和諧、密切的關係去理解。我於媒體書中引用了泰戈爾的文章對此有十分深刻的闡述。具體的舞蹈動作並非關鍵，而是演員們的凝神緩慢如入無人之境的投入令我們可以從世俗的喧囂中脫離出來，而轉化為一種向內觀照、本性自足的狀態。

Q: 在“奢侈的清貧”系列中，你主要做了哪些方面的嘗試？

A: 放下一切技巧和自我表現，呈現最為本質、最為單純的東西，正如我們生命的初始。

Q: 你是一個特色非常鮮明的設計師。你會不會以中國主題作為自己的設計特色？

A: 我以人性中不會隨時代而變遷的本質為主題，這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